

唐代叢書

限期表
姓名
借出日期
還書日期



雲溪友議

國史補

因話錄

劇談錄

法苑珠林

南楚新聞

宣室志

甘澤謠

金華子雜編

耳目記

瀟湘錄

玉泉子

舊聞記

撫言

記事珠

諧噓錄

義山雜纂

龍城錄

第二集六冊計十八種

唐代叢書

二集

雲溪友議

唐 范 摛 編

陸暢者、雲陽公主降都尉劉氏朝士舉爲儂相、內人以
陸吳音、才思敏捷、凡所調戲、應對如流、復以詩嘲之、陸
亦酬和、六宮大喜、凡十餘篇、嬪娥皆諷誦之、例外別賜
宮錦十段、并楞伽瓶唾盂以賞之、內人詩云、十二層樓
倚碧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歛
入漢宮、或謂內學士宋若蘭、若昭姊妹所作、陸酬曰、粉
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

雲漢文選
卷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奈烏鳶噪鵲橋

平曾恃才傲物，多犯忌諱。僕射薛平出鎮浙西，投謁禮
遇稍薄，乃留詩以諷曰：梯山航海幾崎嶇，來謁金陵薛
大夫。髭髮豎時趨劍戟，衣冠儼處拜冰壺。誠知兩軸非
珠玉，深媿三緘郵旅途。今日楚江風正好，不須迴首望
勾吳。薛聞之遣使追還，糜留數日。又獻繫白馬詩曰：白
馬披鬃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出空尋跡，月
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鞚耳邊寒。自
知毛骨還應異，更請孫陽仔細看。薛覩詩曰：若不留絆

行軒那得觀其毛骨、遂殊禮待之、後遊蜀謁少師李固、言時幕客皆名士、曾每與諸客評論、言笑終日、侍於李側、輕忽無所畏、遂獻雪山賦、云雪山雖茲潔白之狀、疊障攢風、夏日清寒、而無草木華茂、爲人採掇、以李罕作文章、發於專經也、李監賦命、推出不踰旬、貢鯁鯁賦、言此魚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爲鴟鴞所獲、奈魴鱖何、李覽賦笑曰、昔趙元叔之狂簡、袁彥伯之機捷、無以過焉、然愛其文彩、投贖者無出於曾、雖有忤不至深罪、又作潼關賦、刺中朝、此關倚太華、瞰黃河、雖來往攸同、而嘆有

異也

江西帥韋丹與東林僧靈徹忘形之契篇什唱和月四

五焉序曰徹公近以匡廬七詠見寄及吟詠之皆麗絕

於文囿也

卽蓮花峯石鏡虎跑泉聰明水
白鹿洞鐵虹橋康王廟爲七詠

此七詠者俾

子益發歸與之興且芳時勝侶上遊與三二道人必當

攀躋千仞之峯觀九江之波是時也飄然而去不希京

口之顧默然而遊不假東門之送天地爲一朝萬物任

陶鑄夫二林翼翼松逕幽邃則何必措足於丹青馳心

於太古哉偶爲思歸絕句一首以寄上人法友幸先達

其深趣焉。詩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爲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君。徹酬曰：年老身閒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崔涯吳楚狂士也。與張勳齊名。每題詩於娼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盃盤失措。嘗嘲一妓曰：雖得蘇方本，猶貪玳瑁皮。懷胎十個月，生下崑崙兒。又布袍披襖，火燒毡紙補。筵篔簹接絃，更着一雙皮屐子。絃梯絃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詩云：黃昏不語不

知行鼻似烟窓耳似鐺愛把象牙梳掠鬢崑崙山上月
初生端端得詩憂心如病使院飲迴遙見二子攝屐而
行乃道傍再拜兢惕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
乃重贈一絕句以飾之云覓得驂駟坡繡鞍善和坊裡
取端端揚州近日渾相詫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富豪
之士復臻其門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終出墨池便登雪
嶺何爲一日之間黑白不均紅樓以爲娼樂無不畏其
嘲謔也又雜嘲二首二年不到宋家東阿母深居僻巷
中含淚向人羞不語琵琶絃斷倚屏風又日暮追來畫

閣中百年心事一宵同寒雞鼓翼紗窗外已覺恩情逐
曉風祐涯久在維揚天下晏清篇詞縱逸貴達欽憚呼
吸風生

澧州宴酒糺崔雲娘形貌瘦瘠每戲舉罰衆賓兼恃歌
聲自以爲郢人之妙李宣古當筵一詠遂至箝口詩曰
何事最堪悲雲娘只首奇瘦拳拋令急長嘴出歌遲只
見肩侵髻惟憂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
杜牧罷宣州幕經陝有酒糺肥碩而詞警牧贈詩云盤
古當時有遠孫尙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泥項十

幅紅旗補破視瓦官寺裏逢行跡。華嶽山前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神。

陸巖夢桂州筵上贈胡子女詩。自道風流不可攀。那堪蹙頰更頰頰。眼睛深似湘江水。鼻孔高於華嶽山。舞態固難居掌上。歌聲應不遶梁間。孟陽死後欲千載。猶有佳人覓往還。

王軒少爲詩頗有才思。遊西小江泊舟草蘿川題西施石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紗石。不見浣紗人。俄見一女子。振瑤璫。扶石筓。低徊而謝曰。妾自吳宮。

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與君
堅不得、旣歡會、復有恨、別之辭、後蕭山郭凝素聞王軒
之遇、每過浣紗溪、日夕長吟、屢題詩於石、寂爾無之、乃
鬱怏而返、進士朱澤嘲之、聞者莫不嗤笑、凝素內恥、無
復斯遊、詩云、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
東鄰效西子、何如凝素學王軒、

李筌郎中爲荆南節度判官、集闕外春秋十卷旣成、自
鄙之曰、常文也、乃註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禽獸之
制、在氣經年、懵然不解、忽烏衣人引理而教之、其書遂

行於世僉謂鬼谷留侯復生也。筮後爲鄧州刺史。常夜
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於
郊市。如產男女。不以貧富悉取至焉。過十餘輩。筮視之
曰。皆凡骨也。重令於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
李君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筮以爲不可。此胡雛
必爲國盜。古亦有然。殺假恐生真矣。則安祿山生於南
陽。異人先知之也。又曰。此天下之事不可卒去。是以石
勒致鹿奔之兆。桓元動星光之瑞。王夷甫宋高祖非不
欲早言。元勒永稱太平。殺之不得耳。梁武帝視太白之

變而下殿奔後愧於夷狄之主凡爲大盜者必有異筮首知之而不可禳也

李博士涉嘗適九江至皖之西忽逢大盜鼓其征帆數十人皆持兵仗闖入從者曰李博士船也其中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吾輩不須金帛但乞一詩李乃贈一絕句豪首餞賂且厚李亦不敢却復睹斯人神情復異而氣亦備焉因與訂淮陽佛寺之期而懷陸機之薦也李公及至揚州遍歷諸寺遇一女子拜泣自謂宋態也宋態者故吳興劉員外劉全白也愛姬也劉李有昔年之分因

有詩贈曰長憶雲仙至小時芙蓉頭上緗青絲當時驚
覺高唐夢惟有如今宋玉知又曰衡陽夜宴使君筵解
語花枝在眼前一從明月西沉海不見嫦娥二十年李
君嘆曰不見豪首而逢宋態成終身之幸後番禺舉子
李彙征客遊於閩越馳車至循州冒雨求宿田翁指韋
氏之莊居韋氏乃杖履迎賓年已八十餘自稱曰野人
韋思明幸獲祇承與李氏談論或文或史淹留屢夕彙
征善談而不能屈也對酒徵古今詩語韋嬰吟曰長安
輕薄兒白馬黃金羈李生還吟云昨日美少年今日成

老醜叟喟然曰老其醜矣少壯所嗤李復曰白髮有前
後青山無古今叟微笑曰白髮不遠於秀才何忽於老
夫耶叟復還吟曰此翁白頭真可憐憶昔紅顏美少年
於是共論數十家歌詩次及李涉絕句主人似酷稱其
善矣彙征遂吟曰遠別秦城萬里游亂山高下入商州
關門不鎖寒江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又曰華表千年一
鶴歸丹砂爲頂雪爲衣泠泠仙語人聽盡却向五雲翻
翅飛叟乃吟二篇曰因韓爲趙兩遊秦十月冰霜渡孟
津縱使雞鳴見關吏不知予也是何人又曰滕王閣上

唱伊州。二十年前阿此遊。半是半非君莫問。好山長在水長流。李重詠贈豪客詩。叟愀然變色曰。老身弱齡不肖。浪遊江湖。交結奸徒。爲不平之事。及遇李涉博士。蒙柬此詩。因而歛跡。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共主習室。中心藏焉。遠隱羅浮山。經於一紀。李旣云亡。不復再遊秦楚。追惋今昔。因乃潛然。或持觴而酬。反袂而歌。云。春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於今半是君。

李義琛隴西人居於魏。自咸陽主簿拜監察少孤貧唐

初草創無復生業，與再從弟義琰、三從弟上德同居，事從姑，定省如親焉。武德中，俱進士，共有一驢赴京，次潼關，大雨，投逆旅，主人鄙其貧，辭以客多，進退無所，舍徙倚門旁。有咸陽商客見而引之，同舍暗鳴，商客曰：「此三人遊學者，今無所止，奈何？」睹其狼狽，乃引與同寢處。數日方晴，道開，義琛等議鬻驢以一醉，商客竊知，固止之，仍資以道糧。琛旣擢第，歷任咸陽，召商客與之抗禮，商客不復識，但悚懼，遜退。琛語其由，乃悟，因引升堂。後任監察。

顏真卿爲撫州刺史。邑人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之知也。其妻以資給不充，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當年立志早從師，今日翻成鬢有絲。落拓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遲。金釵任意掠新髮，鸞鏡從他別畫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適真卿判其牘曰：「楊志堅早親儒教，頗有詩名。心雖暴於高科，身未需於寸祿。愚妻觀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贊成好事。專學買臣之婦，厭棄良人。汚辱鄉閭，傷敗風教。若無懲戒，孰遏浮囂。妻

可咎二十任自改嫁楊志堅秀才餉以粟帛仍署隨軍
四遠聞之無不悅服自是江表婦人無敢棄其夫者
滕倪苦心爲詩遠之吉州謁宗人邁邁以吾家鮮士此
弟則千里之駒也每吟其詩曰白髮不能容相國也同
閔客滿頭生又題鷺鷥障子云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
心邁且曰魏文酷愛陳思之學潘岳深褒正叔之文貴
集一家之芳安得以宗從疎遠也倪旣秋試捧笈告遊
及留詩一首爲別滕君得之悵然曰此生必不能與此
子再相見矣乃祖於大臯之閣別異常情倪至秋深逝

於商旃之館舍聞者莫不傷悼焉。倪詩曰：秋初江上別
旌旗。故國有家淚欲垂。千里未知投足處。前程便是聽
猿時。誤攻文字身空老。却返樵漁計已遲。羽翼凋零飛
不得。丹霄無路接瑤池。

李羣玉既解天祿之任而歸岑陽。經二妃廟題詩三首。
曰：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明粧尙儼然。野廟向江春寂
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墓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
鵑。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又曰：黃陵廟前
莎草春。黃陵女兒茜袂新。輕舟小楫唱歌去。水遠山長

愁殺人後又題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滴血啼松風
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李自以第二篇春
容便到秋色踟躕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見曰兒是娥皇
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爲雲雨之遊李乃志其所陳
俄而影滅遂禮其神像而去重涉湖嶺至於潯陽太守
段成式素與李爲詩酒之友具述此事段因戲之曰不
知足下是虞舜之萍陽侯也羣玉題詩後二年乃逝於
洪州段乃爲詩哭之曰酒裏詩中三十年縱橫唐突世
喧喧明時不作穉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又曰曾話黃

陵事今爲白日催老無兒女累誰哭到泉臺

慎氏北陵虔亭儒家之女也三史嚴灌夫因游覽遂結
姻好同載歸蘄春經十餘年無嗣息灌夫乃拾其過而
出之令歸二浙慎氏慨然登舟親戚臨流相送妻乃爲
詩以別灌夫灌夫覽詩悽感遂爲夫婦如初慎氏詩曰
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
不堪重上望夫山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遊陳穎歲久穎守慕其儀範將欲
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愛知於穎牧忽不思義而輒

諾之遂遣家僕歸取琴書似無返舊之心或謂求道青
城訪僧衡嶽不復留心於名宦也其妻薛媛善書畫妙
屬文亦微知其意乃對鏡圖其形并詩四韻以寄之楚
材得妻真及詩甚慙遽有雋不疑之讓夫婦遂偕老焉
里語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棄婦若不逞丹青空房應
獨自薛媛寫真寄夫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
經顏索寞漸覺髻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
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牛僧孺北舉之秋每爲同袍所忽常投贖於補闕劉禹

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且曰必先輩期至矣雖拜
謝囁囁終爲怏怏歷三十餘歲劉轉汝州僧孺鎮漢南
枉道駐旌信宿酒酣直筆以詩喻之劉承詩意才悟往
年改牛文卷因戒子咸佐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豈
料爲非况漢南尙書高識遠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
爲公孫宏所夷稽叔夜身死鍾會之口是以魏武戒其
子曰吾大忿怒小過失慎勿學焉汝輩修進守中爲上
也僧孺詩云粉署爲郎四十春向來名輩更無人休論
世上升沉事且鬪樽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

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會把文章謁後塵。禹錫詩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詔笑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上以升降百司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驢。

登州賈者馬行餘轉海擬取崑山路。適桐廬時遇西風吹到新羅新羅國君。聞行餘中國而至。接以賓禮。乃曰。吾雖蠻夷之邦。歲有習儒者舉於天闕。登第榮歸。吾必

祿之甚厚，乃知孔子之道被於華夏乎。因與行餘論及
經籍，行餘避位曰：庸陋賈豎，長養雖在中華，但聞土地
所宜，不讀詩書之義，熟詩書明禮義者，其惟士大夫乎。
非小人之事也。乃辭之。新羅君訝曰：吾以中國之人，盡
聞典教，不謂尙有無知之俗歟。行餘還至鄉井，自慚以
貪吝衣食，愚昧不知學道，爲夷狄所嗤，况哲英乎。
渚宮有李令者，自宰延安，本校滑之徒也，強爲篇章而
干謁。時有歸評事任江陵，齷院常懷恤士之心。李令旣
識歸君，累求救貸而悉皆允諾。又曰：某尋親湖外，輒假

舍而安家族、歸君亦愆諾之、李亦乘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遣僕使告丐餼糧、歸亦拯其乏絕、李忽寄書於齋院、情況疑密、是異尋常、書中有贈家室等詩一首、意欲組織歸君、歸君悔恨而不能自明、與武陵渠家之務以餽其口焉、舉士沈擢每述於同院衆賓、用茲戒慎也、李令寄其妻詩曰、有人教我向衡陽、一度思歸一斷腸、爲報艷妻并少女、與吾覓取朗州場、
雍陶蜀人也、以進士登第、稍薄於親黨、其舅雲安劉敬之罷舉歸三岐、素事篇章、讓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雖

少雁水連巴蜀豈無魚、陶得詩愧赧、方有狐首之思、後
爲簡州牧、自比之謝宣城、柳吳興也、賓至則折挫之、闔
者亦怠、投贄者希得見、忽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
外故舊、闔者以道明言啟之、及引進、陶呵曰、與君昧平
生、何方相識、道明曰、誦員外詩、仰員外德、詩集中曰、得
見何乃隔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
魚未知、又曰、江聲私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客到
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聞吟欣然、待道明如曩昔
之交、君子以雍君矜持而好媚、馮子匪藝而求知、其兩

連之

章孝標元和十三年下第時輩多爲詩以刺主司獨章
爲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承宣得詩展轉吟諷誠恨
遺才仍候秋期必當薦引庾果重典禮闈章孝標來年
擢第羣議以爲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則名路可遵遞相
礪礪也詩曰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
大廈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

浙東李褒聞婺女婁干寶呂元芳二人有異術發使召
之既到李公便令止從事廳從事問曰府主八座更作

何官元芳對曰適見尙書但前浙東觀察使恐無別拜
干寶所述亦爾從事默然罷問及再見李公公曰僕他
日何如二術士曰稽山聳翠湖柳垂陰尙書畫鷁百艘
正堪遊觀昔人所謂人生一世若輕塵之著草何論異
日之榮悴榮悴定分莫敢面陳因問幕下諸公元芳曰
崔副使芻言李推官正範器度相似但作省郎止於郡
守團練李判官服古自此大醉不過數場何論官矣觀
察判官任穀止於小諫不換朱衣楊損文使評事雖骨
體清瘦幕中諸賓福壽皆不如盧判官纒雖卽狀貌光

澤若比團練李判官在世日月稍久壽亦不如副使與

楊李二人祿秩區分矣二術士所言咸未之信默以證

焉是後李服古不過五日而逝誠大醉不過數場也李

尚書及諸從事驗其所說敬之如神時羅郎中紹權赴

任明州竇宏餘少卿常之也赴台州李公於席上問台明

二使君如何婁干寶曰竇使君必當再醉望海亭羅使

君此去便應求道四明山不遊塵世矣後竇少卿罷郡

再之府庭羅郎中歿於海島故以學道爲名知其不還

也李尚書歸義興未幾物故是無他拜盧縹巡官校理

明年逝於宛陵使幕比李服古官稍久矣爲少年也任
穀判官纔爲補闕休官歸圃田是不至朱紫也崔芻言
郎中止於吳與邵李範郎中止於九江二公皆自南宮
出爲名郡是乃祿秩相參獨楊損尙書三十年來兩爲
給事再任京尹防禦三峯青州節度使年逾耳順官歷
藩垣浙東同院諸公福壽悉不如也皆依婁呂二生所
說焉杜勝給事在杭州之日問于寶已爲宰相之事何
如曰筮得震卦有聲而無形也當此之時或陰人所譖
也若傾大鎮必憂悒成疾可以修禳之後杜公爲度支

侍郎有直上之望，草麻待宣，府吏已上於杜公門構板屋，將布沙堤，忽有東門驃騎奏以小疵而承旨以蔣伸侍郎拜相，杜出鎮天平，憂悵不樂去，其失望也。乃嘆曰：金華粵山人之言果應矣。欲令招千寶元芳，人曰：婁呂二生孤雲野鶴，不知棲宿何處。杜尚書尋亦終於鄆州。鍾離僧少詹昔歲闕居東越，覩斯異術，每求之二生不可得也。

列子終於鄭，今墓在郊藪，謂賢者之跡，而或禁其樵採焉。里有胡生者，家貧，少爲洗鏡鍍釘之業，遇甘果名茶

美醞輒祭於禦寇之壝似求聰慧而思學道歷稔忽夢
一人刀割其腹開以一卷之書置於心腑及覺而吟咏
之意皆綺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既成卷軸尙不
棄於猥賤之業真隱者之風遠近號釘鉸太守名流皆
仰矚之而門多長者之有遺賂必見拒也或持茗酒而
來則忻然接奉其文畧說數篇喜園田韓少府見訪云
忽聞梅福來相訪笑著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
爭入蘆花深處藏又觀鄭州崔郎中諸妓繡樣云日暮
堂前花藥嬌爭拈小筆上牀描繡成安向春園裡引得

黃鸞上柳條江際小兒垂釣云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
蒼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恐畏魚驚不應人

中書舍人盧渥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奉
來葉上有一絕句置於巾箱或呈於同志及宣宗既省
宮人初下詔許從百官司吏獨不許貢舉人渥後亦一
任范陽獨獲所退宮人宮人覩紅葉而吁嘆久之曰當
時偶隨流不謂即君收藏巾篋驗其書跡無不訝焉詩
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悶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憲宗朝以北狄侵邊大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利而無

千金之費。帝曰：比聞有一卿能爲詩而姓氏稍僻，是誰宰相對曰：恐是包子虛。冷朝陽皆不是也。帝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唯君不棄臥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對曰：此是戎昱詩也。京兆尹李巒擬以女嫁昱，令其改姓。昱固辭焉。帝悅曰：朕又記得咏史一篇。此人若在，便與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稱詩人之興咏。聖旨如此，稠疊士林之榮焉。其詠史詩云：漢家青史上，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

危托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擬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爲
輔佐臣。帝笑曰。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卿。遂息和
戎之論。

王建初爲渭南縣尉。值內官王樞密者。盡宗人之分。然
彼我不均。復懷輕謗之色。忽因過飲。語及桓靈信任中
官起黨。錮興廢之事。樞密深憾其譏詰。曰。吾弟所有宮
詞。天下皆誦於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對。故元
稹以常有宮詞。詔令隱其文。朝廷以爲孔光不言溫樹
者。慎之至也。及王建將被奏劾。因爲詩以讓之。乃脫其

禍也。建詩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著，進來龍馬每交騎。常承密旨歸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

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艷，因作楊柳詞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裡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尙風雅，又爲詩。

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後天文裡、柳宿光中添、兩星後、
除蘇州刺史、自峽沿流赴郡、時秭歸縣繁知一聞、居易
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蘇州刺史今才子、
行到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安排雲雨候清詞、
居易視題處暢然、邀知一至曰、歷陽劉郎中禹錫三年
理白帝欲作一詩於此、怯而不爲、罷郡經過、悉去千餘
詩、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絕唱也、而人造
次不合爲之、沈佺期詩曰、巫山高不極、合沓狀奇新、閭
谷疑風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曙、潮滿九江春、爲問

陽臺客應知入夢人。王無競詩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
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荆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
長。霧雲無處所，臺館曉蒼蒼。李端詩曰：巫山十二重，皆
在碧空中。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渡水，樹色
暮連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皇甫冉詩曰：巫峽見
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潮聲
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白居易吟四
篇詩，與繁生同濟，而竟不爲。

白居易初爲杭州刺史，令訪牡丹花，獨開元寺僧惠澄

近於京師得之始植於庭闌園甚密他處未之有也時
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此東越分而種
之矣會徐凝自富春來不知而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
難種慚愧僧閒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睨。胡蜂未識更
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唯有數苞紅
幙在。含芳只待舍人來。白華到寺看花乃命酒同醉而
歸時張祐榜舟而至甚若疎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隱
各希首薦焉白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鬪鼠穴勝負在
於一戰也遂試長劔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

送以凝爲元祐次之。張曰：祐詩有地勢遙尊岳，河流側讓關。多士以陳後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此徒有前名矣。又祐題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綦母潛云：塔影掛青漢，鐘聲和白雲。此句未爲佳也。白又以祐宮詞四句之中，皆數對，何足奇乎？然非徐生云：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嘆曰：榮辱糾紛亦何常也。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柁而歸。自是二生終身偃仰，不隨鄉試矣。先是李林宗、杜牧與白輦下較之，其言元白詩體舛雜，而爲清苦者見嗤。因茲有恨，白爲

河南尹李爲河南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馬令則肩輿似

垂趨事之禮李嘗謂白爲嘒嘒翁聞者皆笑樂天之名

稍減矣白曰李直木林宗字也吾之獐子也其鋒不可當後

杜牧守秋浦與張祜爲詩酒之交酷吟祜宮詞亦知錢

塘之歲白有非祜之論常不平之乃爲詩一首以高之

曰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云如何故國

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張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

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此爲祜得意之詩也李

杜已下盛言其美者欲以苟異於白而曲成於張也故

牧又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爲淫言媒語鼓扇浮翬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斯亦敷佐於祐耳

麻姑山谷之秀草木多奇有鄧先客至延康四五代爲國道而錫紫服洎死自京歸葬是山云是屍解也然悉爲邱隴松栢相望詞人經過必當興詠幾千首矣忽有一少年偶題一絕不言姓氏但云天嶠遊人耳後來觀其所刺無復爲文且鄧氏之名因斯稍減矣詩曰鶴老執事疑在籠上清那與俗塵同既言白日昇仙去何事人間有殯宮

真娘者，英國之佳人也。比於錢塘蘇小小，死葬吳宮之側。行客感其華麗，競爲詩題於墓樹。櫛比鱗臻，有舉子譚銖者，吳門之秀士也。因書一絕。後之來者，覩其題處，稍息筆矣。詩曰：武邱山下塚纍纍，松栢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

朱慶餘，越水部郎中。張籍知音，索慶餘新舊篇什數通吟改，只留二十六章。籍置於懷抱，而推贊之時，人以籍重名，無不繕錄諷詠。遂登科第，初慶餘尙爲謙退，作閨意一篇以獻張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

粧罷低聲問夫婿。盡看深淺入時無。籍酬之曰。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統未是人間貴。一曲菱歌敵萬金。由是朱之詩名流於四海內矣。

宣宗朝。前進士陳瓌等三人。應博士宏詞。所司考定名第。及詩賦論。上於延英殿。詔中書舍人李藩等問曰。凡考試之中。重用字如何。藩對曰。賦忌偏枯庸雜。論失褒貶是非。詩則緣題落韻。緣題如白雲起。封中詩。元封中。白雲起是也。其間重用文字。乃是庶幾。亦非有常例也。又曰。孰詩重用字。對曰。錢起湘靈鼓瑟詩云。善撫雲和。

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苦調淒金石。
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
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中有二不字。上曰。
錢起雖重用字。他詩似不及起。雖謝眺洞庭張樂地。瀟
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遠水還江漢。流之篇無以比也。其
宏詞詩重用字者。登科起詩便付史選。

武宗朝宰相李回。舊名躡。累舉未捷。常之洛橋。有二術
士。一能筮。一能龜。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之
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成事也。又訪龜者。鄒生

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將遠布矣然則成遂之後二十年終當改名今則已應元象異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榮名後當重任接誘後來勿以白衣爲隙他年爲深黷矣長慶二年李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爲回從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龜長鄒生之言中矣李公旣爲至郎魏謩爲給事因省會謂回曰昔求府解侍郎爲試官送一百二人獨小生不蒙一解今日還來金章豆誥公之列也合坐皆驚此說欲其遜容回曰如今脫却紫衫稱魏秀才僕爲試官依前不送

公公何以得舊事相讓也。回尋秉獨坐之權。三臺肅畏而升相府。後三五年。魏亦由同州入相。而回果被貶謫。跋涉江湖。喟然嘆曰。洛橋先生之誠。吾自取尤耳。然亦命之所牽也。

張延賞累代台鉉。每宴賓客。選子壻。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夫人。太宰苗晉卿之女也。夫人有鑑。甚別英銳。特選韋臯秀才曰。此人之貴。無以比儔。既以女妻之。不二三歲。以韋郎性度高廓。不拘小節。張公稍悔之。至不齒禮。一門婢僕。漸見輕怠。惟苗氏待之常厚。其於眾多視

之悒快而不能制遏也。張氏垂涕而言曰：韋卽七尺之軀，學兼文武，豈有沉滯兒家爲尊卑見誚。良時勝景，何忍虛擲乎。韋乃辭去。東遊，妻罄粧奩贈送。延賞喜其往也，盡以七馱物贈之。臯每之一驛，則附遞一馱而還。行經七驛，所送之物盡歸之矣。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贈粧奩及布囊書策而已。延賞莫之測也。後權隴右軍事，會德宗行幸奉天，西面之功，獨居其上。聖駕旋復之日，自金吾持節西川，以代延賞。乃改易姓名，以韋作韓，以臯作鞠。莫敢言之也。至天廼驛，上皇旋駕因以爲名去府城三十里。

有人特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金吾韋臯將軍非韓翃也
苗夫人曰若是韋臯必韋郎也延賞笑曰天下同姓名
者何限彼韋生應已委棄溝渠豈敢乘吾位乎婦女之
言不足云爾初有巫者媚者每述禍崇其言多中常云
相公當直之神漸滅滅韋郎擁從之神日
增皆以其言爲妖妄不復再召苗夫人又曰韋郎比雖貧賤氣凌霄漢
每以相公所談未嘗一言屈媚因而見尤成事立功必
此人也來早入州方知不悞延賞憂惕莫敢瞻視曰吾
不識人西門而出凡是舊時婢僕曾無禮於臯者悉遭
棒殺投於蜀江獨苗氏夫人無愧於韋郎賢乎哉賢乎

哉。韋公奉侍外姑，過於布素之時。海內貴門，不敢忽於貧賤之壻。所以郭圓詩曰：宣父從周，又適秦。昔賢誰少出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臯是貴人。

初李紳赴薦，常以古風求知於呂溫。溫謂員外郎齊照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廖有方，元和乙未歲下第游蜀，至寶鷄西適公館，忽聞

呻吟之聲潛聽而微憒也。乃於閨室之內見一貧病兒郎，問其疾苦，行止彊而對曰：「辛勤數舉，未偶知音，眎膝叩頭，久而復語，唯以殘骸相託，餘不能言。」擬求療救，是人俄忽而逝，遂賤鬻所乘鞍馬於村豪，備棺瘞之，恨不知其姓字，題爲金門同人。臨期悽斷，復爲銘曰：「嗟君歿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爲君中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後廖君自西蜀迴至東川，路至靈龕驛，驛將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任。徘徊設辭，有同慙親，淹留半月，僕馬皆飫，掇熊虎之珍，極賓主。

之分有方不測何緣悚惕尤甚臨別其妻又悲啼贈賚
繒錦一馱其價值數百千驛將曰郎君今春所葬胡綰
秀才卽某妻室之季兄也始知亡者姓字復敘平生之
吊所遺物終不納焉少婦及夫堅意拜上有方曰僕爲
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當茲厚惠遂促轡
而前驛將奔騎而送復渝一驛尙未分離廖君不顧其
物驛將執袂各恨東西物乃棄於林野鄉老以義事申
州州將以表奏朝廷文武宰僚願識有方共爲導引明
年李逢吉知舉有方及第改名游卿聲動華夷皇唐之

義士也。其主驛戴吉勤堂帖本道節度甄昇至於極職克勤名義與廖君同遠矣。

西川節度使韋臯少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荆寶已習二經雖兄呼於韋而恭事之禮如父也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纔十歲常令祇事韋兄玉簫亦勤於奉應後二載姜使入關求官家累不行韋乃易居止頭陀寺荆寶亦時遣玉簫往彼應奉玉簫年稍長大因而有情時廉使陳常侍得韋季父書云姪臯久客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使啓緘遺以舟楫服用仍恐淹

留請不相見，泊舟江瀨，俛篙工促行，韋昏瞑，拭淚乃裁書以別。荆寶、荆寶頃刻與玉簫俱來，既悲且喜，寶命青衣往從侍之。韋以違覲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辭之，遂與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遺之。既五年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二年至，八年春，玉簫嘆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下來矣。」遂絕食而殞。姜氏憫其節操，以玉環著於中指而同殯焉。後韋鎮蜀，到府三日，訊鞫獄囚，滌其冤濫，輕重之繫，近三百餘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

僕射是當時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姜家荆寶否？韋曰：深憶之。曰：卽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繫？答曰：某拜辭之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青城縣令。家人誤蕪廨舍庫牌，卽等韋曰：家人之犯，固非已尤。卽與雪冤，仍歸墨綬，乃奏睢州牧。救下未令赴任，遣人監守，朱紱其榮，且留賓幕。時屬大軍之後，草創事繁，凡經數月，方問玉簫何在。姜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既逾，時不至，乃絕食而終。因吟留贈玉環詩云：黃雀啣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爲遣相思。

夢入秦韋聞之一增悽歎廣修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君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寫經造像之力旬日便當托生却後十三年再爲侍妾以謝鴻恩臨去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生死隔矣後韋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遷中書令天下嚮附瀘熒歸心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爲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而中指有肉環隱出不

異留別之玉環也。韋曰：吾乃知存歿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

咸陽郭氏者，殷富之室也。僕下且衆，其間有一蒼頭，名曰捧劍，不事音樂，嘗以望水眺雲，不遵不策，雖每遭鞭捶，終所見違。一旦忽題詩一篇，其主益怒，詩曰：青鳥銜蒲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儒士聞而競觀，以爲協律之詞，其主稍容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後亭，却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爲向天人說，從此移根向太清。捧劍私啓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恥

爲世俗蒼頭，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漏動離心，輕車冒殘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

開成元年秋，高錯復司貢籍，上曰：夫宗子維城，本枝百代，封爵使宜，無令廢絕。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揀藝能，勿妨賢路。其所試賦，則准常規。詩則依齊梁體格，乃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主司先進五人詩，其最佳者李肱，次則王收，日敘見賦，則文選中雪月賦也。况肱宗室德行，素明，人才俱美，敢

不公心以辜聖教。乃以榜元及第。霓裳羽衣曲詩。李肱云。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遞參差。霞衣統搖曳。醜罷水殿空。輦餘春草細。蓬壺事已久。仙樂功無替。詎肯聽遺音。聖明知善繼。上覽之曰。近屬如肱者。其不忝乎。有劉安之識。可令著書。執馬孚之正。可以爲傳。秦嬴統天下。子弟同匹夫。根本之不深固。曹問曷不非之也。

山中有葱。下必有銀。有薤。下必有金。有薑。下必有銅錫。山中有玉者。木旁杖下垂。謂之寶苗。

薛濤字宏度，成都樂妓也。有姿色，工詩翰，常辟爲女校書。韋南康寵之，贈詩云：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元微之使蜀，嚴司空綬知微之之欲，每遣薛往臨途決別，不敢挈行。洎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膩滑蛾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投筆，個個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元公旣在中書，論與裴晉公度子弟譔及第議，出同州及廉州。浙東別濤已逾十載，方擬馳使往蜀，取濤乃

有併優周季南季崇及妻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善昇陸
參軍歌聲徹雲篇詠雖不及濤而容華莫之比也元公
似忘薛濤而贈採春詩曰新粧巧樣畫雙蛾慢裏恆州
透額羅正面偷輪光滑笏緩行輕踏皺紋靴言辭雅措
風流足舉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
望夫歌望夫歌者卽羅嘖之曲也金陵有羅嘖樓乃陳後主所建採春
所唱一百二十首皆當代才子所作五六七言皆可和
者其詞曰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婿去經歲
又經年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

陽偏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上望錯認幾人。
船。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
昨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黃河清有日。白髮黑無緣。閑
向江頭採白蘋。常隨女伴賽江神。衆中不敢分明語。暗
擲金錢卜遠人。昨夜黑風寒牽船。浦裏安潮來打纜。斷
搖櫓始知難採春。一唱是曲。閨婦行人莫不連。湏且以
藁砧。尙在不可奪焉。元公在浙江七年。因醉題東武亭。
此亭宋武帝所造。壯麗天下。罕比。詩曰。役役人間事。紛紛碎簿書。功大
兩衙盡留滯。七年餘。病痛梅天發。親情海岸疎。因循未

歸得不是戀鱸魚。盧侍郎簡求戲曰。丞相雖不戀鱸魚。乃戀誰耶。初娶京兆韋氏。字蕙叢。官未達而苦貧。繼室河東袁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時彥以爲佳偶。初韋蕙叢卒。不勝其悲。爲詩悼之曰。謝家最小偏憐汝。嫁與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蠹篋。況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贈錢過百萬。爲君營奠復營齋。又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復自會稽拜尚書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鎮武昌。是時中門外構緹幕。候天使送節次。忽聞宅內慟哭。使者曰。

夫人也。乃傳聞旌鉞將至，不長慟焉。袁氏曰：歲杪到家，鄉先春又赴任，寄情未半，相見所以如此。立贈柔之詩曰：窮冬到鄉國，正歲赴京華。自恨風塵異，常看遠地花。碧幢還照曜，紅粉莫咨嗟。嫁得浮雲婿，相隨却是家。袁氏柔之答曰：侯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惟愁別是親。黃鶯遷古木，珠履徙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江正暮春。元公與袁氏琴瑟和諧，亦房帷之美也。

雲溪友議終

國史補

唐 李肇撰

曲江大會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時或
擬作樂則爲之移日故曹松詩云追遊若遇三清樂行
從應妨一日春勅下後人置皮袋例以圖障酒器錢絹
入其中逢花卽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園宿到處
皆携酒器行

柳芳與韋述友善俱爲史學述卒後所著書未畢者芳
多續成之

子司空頤因韋太尉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
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於中央幕客韋
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雖詼諧亦皆有爲也頤又令女
妓爲佾舞雄健壯妙號孫武順聖樂

李袞善歌於江外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邀
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邑之名倡以爲盛會昭言有表
弟請登末座令袞弊衣而出滿座哂笑之少頃命酒昭
曰請表弟歌座中又笑及喉轉一聲樂人皆大驚曰是
李八郎也羅拜之

韓會善歌絕妙名輩號爲四夔會爲夔頭

李舟好事常得村舍烟竹截爲笛堅如鐵石以遺李暮
暮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與同舟人吹寥亮逸發俄
有客於岸呼舟請載既至請笛而吹其爲精妙山石可
裂暮平生未常見及入破呼吸盤擗應指粉碎客散不
知所之舟人著記疑其蛟龍也暮常秋夜吹笛於瓜州
檣載甚隘初發調羣動皆息及數奏微風颯然立至有
頃舟人賈客有怨嘆悲泣之聲焉

章應物爲蘇州刺史有屬官因建中之亂得國工康崑

崙琴瑟琵琶至是送官表進入內

趙辟彈五絃人間無其術辟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神
遇之終則天隨之方吾浩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絃
爲辟辟之爲五絃也

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後耳至小生曹喜蔡邕不
足言開元中張懷瓘撰書斷陽冰張旭並不載絳州有
篆字與古不同頗爲怪異李陽冰見之寢臥其下數日
不能去驗其書是唐初不載書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
時人謂之碧落碑

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真卿旭言始吾聞公主與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飲醉輒草書揮筆大叫以頭搥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爲張顛醒後視以爲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長史無間言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塚

王右丞維常至招國坊庾敬休宅見屋壁有畫奏樂圖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

國史補
一 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者

白岑曾遇異人傳發背方其驗十全岑賣弄以求利後
爲淮南小將節度高適脇取之其方不甚効岑至九江
爲虎所食驛吏於囊中乃得真本太原王昇之寫以傳
布

王彥伯自言醫道將行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
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者飲
此各負錢帛來酬無不効者

蘇州重元寺閣一角忽墜計其扶薦之力當用錢數千

買有游僧曰不足勞人請得一夫斫木爲楔可以正之
寺主從焉游僧每食訖輒取楔數十執柯登閣敲椽其
間未旬日閣柱悉正舊說聖善寺常貯醋十瓮恐爲蛟
龍所伏以致雷電

貞元中董叔儒進博局并經一卷頗有新意不行於時
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爲古文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
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分上爲黑下爲白
黑者刻二爲犢白者刻二爲雉擲之全黑乃爲盧其彩
十六二雉三黑爲雉其彩十四二犢三白爲犢其彩十

全白爲白其彩八、四者青彩也、開爲十二塞爲十一塔
爲五禿爲四梟爲二撇爲三六者雜彩也、貴彩得連擲
得打馬得過關餘彩則否新加進六兩彩

今之博戲有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黃各十五
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天后常夢雙
陸不勝狄梁公言宮中無子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
又有小雙陸圍透大點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
行也監險易者喻時事焉適變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
人頗或耽翫至於廢慶弔忘寢食及博徒用之於是強

各爭勝謂之掠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作一而取
謂之乞頭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其工者近有
譚錫崔師本首出圍碁次於長行其工者近有韋延祐
楊芑首出如彈碁之戲甚古法雖設鮮有爲之其工者
近有吉達高越首出焉

楊州舊貫江心鏡五月五日楊子江所鑄也或言無百
煉者六七十煉卽止易破難成往往有鳴者

酒名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香富平之石
凍春劍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蒲桃嶺南之靈溪博羅

宜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之郎官、清河漢之三勒漿，其法出波斯。三勒者，謂菴摩勒、毘黎勒、訶黎勒。

王維好釋氏，故字摩詰。性高致，得宋之問、輞川別業，山水勝絕。今清涼寺是也。維有詩名，然好取人章句，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人以爲含英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乃李嘉祐詩也。

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澁。晚居陽翟，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樂，神全則綴文。

貞元五年初置中和節御製詩朝臣奉和詔寫本賜戴
叔倫於容州天下榮之

郭曖尙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卽席賦詩公主帷而觀之
空端中宴詩成有荀令何郎之句衆稱妙絕或謂宿構
端曰願賦一韻錢起曰請以起姓爲韻復有金埒銅山
之句曖大喜出名馬金帛爲贈是會也端擅塲送丞相
王縉之鎮幽朔韓翃擅塲送丞相劉晏之巡江淮錢起
擅塲

韓愈好竒與客登華山絕峰度不能返發狂慟哭爲遺

書華陰令令百計取之乃下又李氏爲千牛與其儕類
登慈恩寺浮圖窮危極險躍出檻外失身而墜賴腰帶
掛釘久而未落同登者驚倒檻中不能復起院僧遙望
急呼一寺悉出以救之乃連衣爲繩久之取下經宿而
蘇

崔膺性狂張建封愛其文以爲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
叫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旦置宴監軍
曰某有與尙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唯監軍曰某
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遂巡建封又曰某亦有請郊

請崔膺、盛中皆大笑，後乃得免。

李實爲司農卿，促責官租。蕭祐居喪，輸不及期，實怒，召至，租車亦至，故得不罪。會有賜與，當爲謝狀，秉筆者方有故，實忿，乃曰：「召衣齊衰者。」祐至，亦爲草狀，實大喜，延英薦之。德宗令問喪期，屈指以待。及釋服之明日，自處士拜拾遺，祐有文章，善書，好鼓琴，拔擢乃偶然耳。

韓愈引致後輩，爲舉科第，多有拔書請益者，時人謂之韓門弟子。後官高，不復爲也。

天寶之亂，元結自汝瀆大率鄰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

餘家乃舉義師宛葉之間有嬰城捍寇之力結天寶中
師中行子始在商於之山稱元子邈難入猗玕之山稱
猗玕子或稱浪士漁者呼爲贅叟酒徒呼爲漫叟及爲
官呼爲漫郎

宋沈爲太樂令知音近代無比太常久忘徵音調沈考
鍾律得之

張相宏靖夜會名家觀鄭宥調一琴至切各置一榻動
宮則宮懸動角則角應稍不切乃不應有師董廷蘭尤
善况聲祝聲

陸充公象先爲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參軍不下馬，參軍欲賈其事，鞭背見血，曰：「血吏犯公，請去。」充公從容謂之曰：「奴見官人不下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參軍不測而退。」

魚朝恩於國子監高坐講易，盡言鼎卦，以挫元載。王縉是日百官皆在，縉不堪其辱，載怡然。朝恩退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熊執易通於易義，德宗四年，侍郎李紱試易簡知險阻，論執易端坐剖析，傾動場中，一舉而捷。

或有客譏朱濟曰白袍子何紛紛濟曰爲朱袍紫袍紛紛耳

崔元翰爲楊炎所引欲拜補闕懇曰願舉進士由此獨步場中然不曉程試先求題目爲地崔教知之旭日都堂始開教盛氣白主司曰若出白雲起封中題教請退主司爲其所中卒愕然換之是歲二崔俱擢

貞元十一年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反目蔡南史獨孤申叔播爲樂曲號義陽子有團雪散雪之歌德宗問之怒欲廢科舉後但流斥南史而止

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爲美故呼爲鈿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

李積酒泉公義琰姪孫門戶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懷州刺史與人書札惟稱隴西李積也

初李嶠與李迥秀同在廟堂奉詔爲兄弟又西祖王璋與信安王禕同產故趙郡隴西二族昭穆不定一會之中或孫爲祖或祖爲孫

張說好求山東婚姻當時皆惡之及後與張氏親者乃

爲申明四姓鄭氏不離滎陽又崗頭盧澤底李士門崔
皆爲鼎甲

楊氏自楊震號關西孔子葬於潼關亭至今七百餘年
子孫猶在閩鄉故宅天下一家而已

自開元二十年吏部置南院始懸長名以定留放時李
林甫知選寧王私謁林甫曰就中乞一人林甫責之於
是榜云據其書判自合得留緣屬寧王且放冬集

裴遵慶罷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德令就第注官自宣平
坊榜引士子以及東西兩街市人以爲盛事

長慶初，吏部尙書李絳議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旬日出爲東都留守。自是選曹成狀常速畢。

李建爲吏部郎中，常曰：方今秀茂皆在進士，使僕得志，當令登第之歲集於吏部，使尉繫縣。旣罷後，集稍尉望縣，旣罷乃尉畿縣，而升於朝。大凡中人三十歲成名，四十歲乃至清列，遲速爲宜。旣登第，遂食祿。旣食祿，必登朝，誰不欲也。無淹翔以守常限，無紛競以來奔提。下曹得其循舉，上位得其更歷，就而言之，其利甚溥。議者多之。

凡拜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於子城東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問疾百僚就第。有司設幕排班。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備珂傘。列燭有五六百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將至。則皆撲滅。以避宰相。判四方之事。有都堂處分。有司有堂帖。下次押名曰花押。黃敕既下。小異同曰黃帖。宰相呼爲堂老。初百官早朝。必立馬建福。望仙門外。宰相則於光宅車坊。以避風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

凡中書門下並於西省上。以便禮儀。五品以上。宰相送

上乃並卿參

長慶初、穆宗以刑法爲重、每大獄、有司斷罪、又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參酌出入之、百司呼爲參酌院、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錮居闕鄉、拜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爲轉遠、轉高、轉近、轉卑、

兩省相呼爲閣老、尙書丞郎相呼爲曹長、員外郎御史拾遺相呼爲院長、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侍御史相呼爲端公、

李晟平朱泚之亂、德宗覽收城露布曰、臣已肅清宮禁、

國身不
祇謁寢園鐘簾不移廟貌如故上感涕失聲左右六宮
皆嗚咽露布乃于公異之辭也議者以朝廷捷書露布
無如此者公異後爲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謹賜孝經
一卷故坎珂而終

貞元中度支欲取兩京道中槐樹爲薪更栽小樹先下
符牒華陰華陰尉張造判牒曰召伯所憇尙不剪除先
皇舊遊豈宜斬伐乃止

呂元膺爲鄂岳團練夜登城女牆已鎖守者曰軍法夜
不開乃告之曰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辨是非中

丞亦不可元膺乃歸及明擢爲大職

裴旻爲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常一日斃
三十有一旻而於山下四顧自矜有老父至曰此皆彪
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爲也旻曰真虎安在
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徃徃有之旻躍而徃次叢薄
中果有一虎騰出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
馬辟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自此慙懼不復射虎

德宗幸梁洋惟御騅馬號曰望雲騅駕還飼以一品料
暇日牽而視之必長鳴四顧若感恩之狀後老死飛龍

國史補
三
二
廐中貴戚盡爲圖

梨園弟子有胡雛善吹笛、尤承恩、常犯洛陽令崔隱甫、已而走入禁中、元宗非時托以他事召隱甫對、胡雛在側、指曰、就卿乞此得否、隱甫對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人也、臣請休官再拜而去、元宗遽曰、朕與卿戲也、遂令曳出、至門外立杖殺之、俄而復赦釋、已死矣、乃賜隱甫絹百匹、

朱泚既亂、裴佶與衣冠數人佯爲奴、求出城、佶貌寢、自出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必非人奴、如甘草不疑也、

韋臯在西川凡軍士將吏有婚嫁則以熟錦衣給其妻氏以銀泥花給其女氏各給錢一萬死喪稱是訓練稱是內附者量贍之遠遊者將迎之極其賦歛坐有餘力以故軍府盛而黎甿重困及晚年爲月進終致劉闢之亂天下譏之

馬燧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餽竇文瑒文瑒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頗怪暢令中使就封杏樹暢懼進宅廢爲奉誠園屋木皆拆入內

德宗非時召吳湊爲京兆尹便令赴上湊疾驅諸客至

府已列筵矣。或問曰：何速？吏曰：兩市曰：有祀席，故三百人饌，常可立辦。

袁倬之破袁冕，擒其僞公卿數十人。州縣大具桎梏，謂必生至闕下。倬曰：此惡百姓，何足煩人。乃遣笞繫逐之于頤。方熾於襄陽，朝廷以大闢薛尚延監其軍。尚衍至頤，初不厚待。尚衍晏如也。後旬日，請出遊。及暮歸，第幄幕茵毯什器一以新矣。又列犢車五十乘，實以綵綾。尚衍領之，亦不言。頤嘆曰：是何祥也。

高逞爲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問曰：前輩皆有制

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閱之乃
徃初一室爲酒庫諸醢畢熟其外畫神問曰何也曰杜
康刺史曰功有餘也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復有神
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曰菹庫諸茹畢脩
復有神問何神也曰蔡伯嗜刺史大笑曰君謨矣
王仲舒爲郎官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
求碑誌相救逢曰適見誰家走馬呼醫吾可待也
越僧之徹得蓮花漏於廬山傳之江西觀察使章丹初

國史補
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爲行道之節雖冬夏短長雲陰月黑無所差也

進士唐衢有文學老而無成善哭每發一聲音調哀切遇人事有可傷者衢輒哭之間者涕泣嘗遊太原遇享軍酒酣乃哭滿座不樂主人爲之罷宴

猩猩好酒與屐人欲取者置二物以誘之猩猩始見必大嘗云誘我也乃絕走而去之去而復至稍稍相勸頃盡醉其足皆絆或圖而贊之曰爾形惟猿爾面惟人言

不忝面智不喻身、淮陰佐漢、李斯相秦、曷若箕山高臥、養真、

劍南人之采獾獾者、得一果然其數十、果然可得何哉、果然有傷其類者、聚族悲啼、雖殺之不去、此禽獸之狀、而人心也、樂羊張仁願史牟、則人之狀而禽獸心也、虔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識者、以爲知言、

貞元中楊氏穆氏弟兄人物氣概不相上下、或云楊氏

國易補
二集
弟兄賓客皆同穆氏弟兄賓客皆殊以此優劣穆氏弟
兄四人贊質員賞時人謂贊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
仁爲酥員爲醍醐賞爲乳腐

高定真公郢之子爲易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八
則爲重轉則爲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脩焉著
外傳二十一篇定小字董二時人多以小字稱初年七
歲讀尙書至湯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曰應天順
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

能答

或問羅浮生曰、爲政難易、曰、簡則易、又問儒釋同否、曰、直則同、

順宗風瘳不能言、大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上乃召學士鄭絪於小殿、令草立儲宮德音、絪搦管不請、而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呈上、順宗深然之、乃定、

杜佑鎮淮南、進崔淑清詩百篇、德宗謂使者、此惡詩焉、用進時人呼爲淮救惡詩、

韋涉有疾、房尚書瑄使子弟問之、延入卧內、行步悉藉茵毯、房氏子韞而登階、侍婢皆笑之、舉朝以爲韋氏貴、

盛房氏清儉俱爲美談

因話錄

唐趙璘輯

進士鄭翬家在高郵，親表盧氏莊近水。其鄰人教家共殺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電雷雨發，洪水數家陷溺，無遺。盧宅當中，惟一家無恙。

肅宗燕於宮中，女優弄假戲，有綠袍，秉簡爲叅軍者。大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隸樂工，是以遂令爲叅軍之戲。公主諫曰：「禁中妓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耶？」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

至尊之座若果寬橫，又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
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
免阿布恩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公主卽柳晟之母也。

京兆尹龐嚴及第後，從事壽春。有江淮舉人姓嚴者，登
科記誤本，倒書龐嚴姓名。遂賃舟丐食，就謁郡中龐姓
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詣門投刺，稱從侄龐之於人
其少覽刺，極喜，延納勤勤，欸曲同食。語及族人，都非龐
氏之事。龐方訝之，因問至。竟郎君何姓，曰某姓嚴。龐新
科獲第，曰君誤矣。嚴自名嚴，預君何事，揮之令去，而猶

自謂不悞從容而退

唐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

李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伸薛庠袁都輩時謂之玉筍班

竇相易直幼時名秘家貧就業村學其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童悉歸家不得而宿於漏屋之中寒爭附火惟竇公寢於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秘君後爲人臣貴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

言金
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乘一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扉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閭情及升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吏中榮達

裴晉公度爲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多此輩優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生注定未曾退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卽行其器抱宏達皆此類憲宗以玉帶賜裴度臨薨却之門人作古皆不如意公

令子弟執筆口占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
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

兵部員外郎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雅愛
元棧蕭七冲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詞
調皆高絕一時一生不近女色性喜接引人物而不好
俗談晨起草裏頭對客蹙融便過一日多蓄古器在潤
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生公常以之
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夕
不俟外賓醉而後已約曾佐李庶人錡浙西幕約初至

金陵於府主庶人綺坐屢讚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宴於寺中謂約曰十郎常誇招隱寺昨遊冥細看何殊州中李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彩物裹腥臙宛鹿拊泉音藥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庶人大笑

元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憐

是勿兒猶言何兒也

對曰自家兒得

人憐時楊貴妃寵極中宮號安祿山爲子肅宗在東宮常危上聞幡綽言俛首久之

河南尹孔溫裕任補闕曰諫討黨項事貶柳州司馬久

之得堂兄温業書報云憲府欲爾作侍御史日望救下
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有喜鵲
於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云願早得官鵲既飛去墜
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極異之無幾却除此官

長慶中鄂州里巷間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
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必云我兄即到豈奈我
何未幾竒章公牛僧孺以舊相節度武昌軍其語乃絕
而牛師尚存方知將相之任非偶然也先是元和初韓
尚書皋鎮夏口就加節度使自後復爲觀察使長慶三

年崔相國植由刑部尚書除觀察使明年冬僧孺實來宰臣建節鎮夏口自僧孺始也

李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李公久望除官因訪於婢一日婢至慘然公問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好意不欲說公疆之曰夢有人舁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此不久卽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甚喜俄爾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

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公時人謂尚書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而尚書亦兼門第焉

嘗姻族間有札會尚書左笑謂家人曰大甚笑人曰局
席兩個座頭總是李益

王蒙與趙璟布衣之舊知其吏才及趙入相自前吉州
新淦令來謁大喜終卹甚厚時憲府官頊闕德宗每難
其授而趙欲授之一日偶詣慈恩辨氣色曾占之曰觀
君色殊無喜兆他年當得一邊上御史蒙大笑而歸翌
日趙乘間奏御史府殊缺人就中監察尤爲急要欲擇
三數人德宗曰非不欲補此官須得孤直茂實者充料
卿祇應取輕薄後主中朝子弟耳不如不置趙曰臣之

愚見正如聖慮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上大喜曰如此卽朕意卿有人未遂舉二人既出適逢裴延齡時以度支次對曰相公奏何事稱意喜色充溢趙不之對延齡愠而去云看此老兵所爲得行否奏事畢因問趙璟向論請何事上曰趙璟極公心因說御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趙璟身爲宰相豈悉州縣官績效向二人又不爲人所稱說璟何由自知之心私也陛下但詰其所白卽知矣他日果問曰卿何以知此二人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知之上無言他日延齡

入上曰趙璟果如卿料遂寢行蒙却歸故林而趙薨於
相位後數年邊帥奏爲從事得假御史焉

尚書省東南隅通衢有小橋目爲扞項橋言侍御史及
殿中久次者至此扞項南望南官也都堂南門道東有
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郎有入相者
俗謂之音聲祠部呼爲水廳言其清且冷也

趙琮妻父爲鍾陵大將琮以久隨計不蕩蕩恠甚妻族
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請
之春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貧不能無

往然所服故弊衆以帷隔絕之設方酣廉使忽馳吏呼將將驚且懼既至廉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宗得非君之壻乎曰然乃告之曰適報至已及第矣卽授所持書乃榜也將遽以榜奔歸呼曰趙郎及第矣妻之族卽撤去帷幃相與同席以簪服而慶遺焉

劉元佐滑州匡城人嘗出師本縣欲申桑梓禮於令堅辭不敢當元佐嘆恨久之先是陳金帛將遣邑僚以其愚懦止元佐貴爲相其母戶織絕一戶以示不忘本每視元佐視事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元佐曰吾向見長

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乃父爲吏本縣時常畏長官
江慄今爾當聽據妄待之其何安焉因喻以朝廷思寄
之重須務捐軀故元佐始終不屈臣節時鄉里姻舊以
地近多投之元佐不欲以私擢居將校又難置於賤卒
盡置爲將判官此職例假緋衫銀魚袋外示榮之實處
散冗其類漸衆久之有人啟訴於劉者一聯云覆盆子
落地變赤烘烘羊羔兒作聲盡沒益益上覽之而笑各
改着他職

唐北首班諫議在給事中上中書舍人在給事中下裴

佶爲諫議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
裴佶曰若怪卽曳向下着衆人皆大笑後除舍人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卽發僕射姚南仲廉察陝
郊峴初釋艱服後見以宗徒之舊延於中堂弔罷未語
及他事陝當兩京之路賓客無時門外忽投刺云李過
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左右皆稱不
知又問峴知之乎峴初猶俯首頷眉頃之自不可忍歛
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而大笑

永那跋摩者西域僧也宋元嘉中東遊渡江居於金陵

祇園寺宋文帝謂之曰弟子恒願持齋不殺生命以身
狗物不獲其志法師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
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凡庶所
修亦有殊矣若凡庶者身賤名微德不及遠其教不出
於門庭其言不行於僕妾若不苦身刻已行善持誠將
何以用其心哉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
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刑清則不夭其命
役簡則無勞其力然後辨鍾律正時令鍾律辨則風雨
調號令時則寒暑節如此則持齋亦已大矣不殺亦已

衆矣安在乎。缺一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後乃爲宏濟也。文帝撫几嗟嘆，稱善者久之。乃曰：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爲虛設，滯近教者拘戀章句。如法師者，真所謂開悟明遠，可以言天人之際矣。

李寰鎮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百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皂襖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寰謝之後，聞知恭生日箱擎一破弊幘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幘頭，願兄得道如洪崖真僚。

無不大笑

王播自河南尹拜右丞、除書總到、少尹侯繼有宴、以書邀之、王判書後云、新命雖聞、舊銜尚在、遽爲招命、堪大笑、林京中以爲話柄、故事、少尹與大尹遊宴、禮戶雖除、官亦須候止、敕也

李約一生不近粉黛、性嗜茶、常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當使湯無妄沸、庶可養茶、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聲、中則四邊泉湧、累累連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謂之老湯、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

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至硤石
縣東愛渠水清流旬日忘發

察院諸廳禮察謂之松廳廳南有古松也

察院諸廳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貯於陶
器以防暑濕御史躬自緘啟故謂之茶甌廳

千里萼羹未下鹽豉世多以淡煮萼羹未用鹽與豉相
調和非也蓋未字悞書爲未未下乃地名此二處產此
物耳其地屬江干